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曾永義
主編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九編第12冊

明清之際吳江葉氏家族的 生活意態與文體書寫

孟羽中 著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九 編

曾永義主編

第12冊

明清之際吳江葉氏家族的生活意態與文體書寫

孟羽中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明清之際吳江葉氏家族的生活意態與文體書寫／孟羽中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103〕

目 4+174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九編；第12冊)

ISBN：978-986-322-544-7 (精裝)

1. 葉氏 2. 明清文學 3. 文學評論

820.8

103000754

ISBN-978-986-322-544-7



9 789863 225447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九 編 第十二冊

ISBN：978-986-322-544-7

明清之際吳江葉氏家族的生活意態與文體書寫

作 者 孟羽中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年3月

定 價 九編 27冊 (精裝) 新台幣 4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明清之際吳江葉氏家族的生活意態與文體書寫

孟羽中 著

作者簡介

孟羽中，女，1983年生，河南安陽人。2005年、2008年分別獲鄭州大學中文系學士學位、上海大學中文系碩士學位，2011年7月獲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2013年9月進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後流動站工作。現為浙江警察學院公共基礎部講師，主要從事古代散文與駢文研究、明清女性文學研究。

提 要

明清之際吳江葉氏家族才藻驚世，男女比肩。葉紹袁、沈宜修夫婦文雅相映，葉小鸞、葉燮等姊妹兄弟英華聯璧。葉氏合集《午夢堂集》自問世以來即享盛名，錢謙益、周亮工等文壇宿將讚賞有加。在近數十年女性文學研究及家族文學研究趨熱的學術環境下，吳江葉氏受到的關注度不可謂不高，但從族群生活意態與文體書寫關係的角度，探討葉氏家族留存於各類文體中的審美積澱，尚不多見。本書即致力於彌補這一研究面向的不足。本書在參用諸多研究視野中，較為重視文體視野，一方面達到對葉氏運用文體類別豐富性的認識，另一方面也藉此觀察中國韻文史與散文史的進程在文人生活中的運化透顯。

第一章探討葉氏家族的燕居生活與文體選擇興趣的關聯。通過描述葉氏的居所環境、家中的典藏與葉氏成員的悅讀體驗，以及幾次遊賞，勾勒出他們美意嫺情的心境。在這種具有家族審美遺傳的氣質下，逞才與遊戲成爲葉氏詩文的隱含主題。葉氏三兄弟擇賦而作，抒發對心中仙山的嚮往。女子們常選擇富於技巧性的文體以述懷，比如連環、迴文等。沈宜修、葉小鸞以身體爲書寫對象所作的豔體連珠，彰顯出她們對於女性美的妙賞，同時這些文體也都顯示出嫺於用典的特色。

第二章探討葉氏家族的生計與謀身在文體書寫上的反映。對葉氏一家的貧困及原因進行披露，瞭解其更具世俗感的生活狀態。並對葉氏貧病詩進行解讀，感知他們對於貧困的態度。另外，從更深層次分析葉氏的治生與謀道，可知其對古人高誼的崇尚，以及藉詩文以不朽的心願。葉紹袁自傳文《一松主人傳》，描述了蕭然淡泊的隱者生活，反映了他隱居獨處、不與世務交接的處世態度。

第三章探討葉氏家族的病亡經驗與文體表達的關係。描述葉氏的家族病史以及早逝成員生病時的症狀，瞭解致使葉氏病亡不斷的內因——肺病與腹瀉，外因——功名與婚嫁。親人離世，葉氏及相關懿親雅朋，用詩文述寫悲哀。這些悼念文作，很大比重是在追溯逝者的生平，創作者在寫作時，不可避免地融入了自己的想像，並在敘述中加深了對亡者的理解。葉紹袁通過所寫《亡室沈安人傳》與《百日祭亡室沈安人文》，深刻瞭解到妻子沈宜修的隱忍與委屈。江南閨秀在悼念葉紈紈、葉小鸞時，一再表達了對葉紈紈愁情的理解，以及對葉小鸞仙逝的篤定。家族內部在悼念葉世倂、葉世俗等早逝的男性成員時，表達了對他們有志無時的哀痛，並極力追憶令他們早逝的徵兆。

第四章探討葉氏家族的宗教虔信與文體創作。族內徂謝不斷，令葉氏對於世間未可知事十分篤信。夢，被他們視為先知的化身以及溝通陰陽二界的橋梁。葉氏素有佛學信仰，早逝成員的臨終之作，反映他們內心對佛國的嚮往。葉氏與分湖祠寺來往密切，《西方庵碑記》描述了西方庵重建的過程，並於碑文末尾詳述庵產，似有保護的功用。筆記體小說《瓊花鏡》、《竊聞》、《續竊聞》全景記錄了葉氏族內幾次扶乩招魂的過程。金聖歎曾化名為泐大師，降乩於葉氏，葉氏對於其所言篤信不疑，在金聖歎的勸說下，葉氏對佛教更為篤信。

第五章探討葉氏家族的山中歲月與文體創作。甲申之後，葉紹袁帶子輩隱遁山林，託身於蕭寺，與其他遺民互慰忠貞，間或與抗清義兵相往還。在這樣的遺民的語境下，葉紹袁創作了一系列史學著作。《湖隱外史》講述分湖地方的史實，文筆清麗、內容翔概，諸多條目與抗清義士相關。葉紹袁在史學著作中，內容採錄上有尚奇、珍重女史的才藝與文名等特色，也留下了耐人尋味的留白。《啓禎紀聞錄》託名於葉紹袁，記述了明末清初以蘇州為中心的時事與風俗，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事實上，該書與葉紹袁無關，本名《楚語秘彙》，內附有《國難睹記》、《史閣部、黃虎山殉國記》、《播遷日記》三書，分屬於不同的作者。但因該書主體部分的史學關注點，與葉紹袁以往的史學著作頗為相似等原因，故託名於葉紹袁，流傳至今。



目次

緒論	1
一、研究緣起	1
二、葉氏家族的文體分佈	3
三、文體視野與家族視野研究的雙重意義	8
附葉氏家族簡表	11
第一章 美意爛情——葉氏家族的燕居生活與詩文遊藝	13
第一節 葉氏家族的燕居境況	14
一、清寂的居所	14
二、典藏與悅讀	17
三、遊賞	20
第二節 葉氏三兄弟的山水賦作	23
一、寫作的緣起	24
二、賦體的選擇	25
三、仙山生活與遊仙之志	28
第三節 葉氏女子的閨閣教育與文學創作——以豔體連珠爲中心	31
一、以詩文爲主的閨訓	31
二、女性美的妙賞	33
三、葉氏女性的文學創作特色	35
四、豔體連珠	36
第二章 執著的選擇——葉氏家族的生計與謀身及文學撫慰	41
第一節 傷哉貧也	42
一、葉紹袁幼年失怙	42
二、久困場屋	43
三、嫁女之耗費	46
四、藥鋪與當舖	48
五、往生之資	49
第二節 葉氏家族的貧病詩	51
一、貧病詩溯源	51
二、韻語自遣	52
三、秋悲主題	53
四、同題共作	55
第三節 葉氏家族的治生與謀道	56

一、清不可兼濁	57
二、詩能窮人	59
三、尚友古人	61
四、傳世之願	64
第四節 《一松主人傳》	67
第三章 想像與敘述——葉氏家族的病亡及相關悼念	73
第一節 葉氏家族的病亡	74
一、家族病史	74
二、摧龍之痛	77
三、隕珠之悲	78
第二節 葉紹袁的「先配事略」	82
一、二美兼具	82
二、桓少君之典	84
三、「吾豈無情」	86
第三節 閨媛視域——關於葉氏雙姝的悼念集	
《彤奩續些》	88
一、《彤奩續些》的編撰	88
二、「卿本謫仙人」——吳山對葉小鸞遊仙的想像	89
三、「當年若見黃皆令」——黃媛介對葉紈紈愁情的另解	92
附錄：有關葉小鸞兩則	95
一、洛神與葉小鸞	95
二、尤侗《鈞天樂》與葉小鸞	97
第四節 家族悲悼——葉氏成員對葉世倂、葉世俗的悼作	99
一、才美標格	99
二、悲傷其志	101
三、天意高難問	102
第四章 祈澤非虛——葉氏家族的虔信與執念	105
第一節 葉氏家族的夢	106
一、以先知身份出現的夢	106
二、夢為葉氏家族溝通陰陽二界的橋梁	109
三、夢中的酬歌互答與吟詩	111
四、葉氏家族的浮生若夢之感	112

第二節 葉氏成員的臨終創作與感悟	113
一、葉氏成員臨終的訣別之作	114
二、葉氏對斬情絲、赴慈航的思考	116
第三節 《西方庵碑記》	118
一、葉氏與分湖祠寺的關係	118
二、《西方庵碑記》的內容及其「博奧古贍」 的風格	121
三、文書之功用	123
第四節 筆記體小說《竊聞》、《續竊聞》與《瓊花 鏡》	124
一、葉氏家族的數次扶乩及招魂	124
二、葉氏對扶乩、招魂的態度	127
三、三書的文學特質	130
第五章 書寫丹心——葉氏家族的山中歲月與史學 論述	133
第一節 葉氏家族的山中歲月	134
一、窮途嘉遇	134
二、引領美人遙一方	138
三、心念荷戈	141
第二節 存史述懷——論《湖隱外史》	144
一、內容廣博、筆觸清麗	144
二、存地方之史實	146
三、述內心之幽懷	147
四、《湖隱外史》的白璧細瑕	149
第三節 葉紹袁史料著作的書寫特色	150
一、明末的遺民語境	150
二、供後人猜想的留白	151
三、內容採錄上的尚奇	153
四、對女史及其才藝的珍重	155
第四節 《啓禎紀聞錄》辨析	157
一、《痛史》本《啓禎紀聞錄》概況	158
二、《啓禎紀聞錄》本名《埜語秘彙》	159
三、《啓禎紀聞錄》的真實作者	160
四、《啓禎紀聞錄》緣何託名葉紹袁	163
參考文獻	167

緒論

一、研究緣起

明清之際，吳江葉氏出現了許多令文學史家驚歎的名字：創作《甲行日注》、《湖隱外史》而在明代史學著作中佔有重要地位的葉紹袁、以拾遺補缺為目的編選女性作品集《伊人思》的沈宜修、有林黛玉原型之稱的葉小鸞、中國第一位女雜劇家葉小紉、代表清初詩學理論高峰《原詩》的作者葉燮，真可謂「一門才藻人間罕」^{〔註1〕}。目前學術界對葉氏家族的研究，呈百花開放之態。

在作品整理、資料輯佚及版本梳理方面，冀勤輯校的《午夢堂集》（中華書局，1998年版），為集大成者。該書較好地梳理了《午夢堂集》從明代到清代流傳的版本，並將葉氏家族成員的佚作與後世譜傳類、序跋、詩文評中相關記錄附錄於後，為後學者的研究鋪平了道路。

葉氏家族女性作家成就斐然，故得到了學者們最熱切的關注。臺灣學者李栩鈺著《閨閣傳心——〈午夢堂集〉女性作品研究》（臺北里仁書局，1997年版），堪稱系統研究吳江葉氏女性文學的第一部專著，該書重點在《午夢堂集》主題探討與《午夢堂集》的意象塑造和女性經驗描寫上。陳書錄《德、才、色主體意識的復蘇與女性群體文學的興盛——明代吳江葉氏家族女性文學研究》（《南京師大學報》2001年第5期），從女性文學意識的覺醒處，探討葉氏女性的詩詞成就。徐子方《葉小紉和她的〈鴛鴦夢〉雜劇》（《中國文化

〔註1〕法式善：《梧門詩話合校》卷十五，鳳凰出版社，2005年版。

報》1999年12月25日第3版)開啓了關注《鴛鴦夢》的高潮。據筆者眼力所及,此後先後有六篇碩士論文從女性角度切入,以葉氏家族、沈氏家族,或吳江地區為範圍,討究葉氏家族的文學。此外,杜桂萍《詩性建構與文學想像的達成——論葉小鸞形象生成演變的文學史意義》(《文學評論》2008年第3期),從文學史的高度,梳理葉小鸞形象在後代的演變、傳播與接收。曹虹師《明代女性古文家的登場》一文,站在女性古文史角度上,關注葉氏家族的女性創作,將目光拓展到女性所作的文章之中,為研究中的亮點。

對女性角度的關注,也涉及到對葉紹袁的討論中,現有研究多從他作為午夢堂主的身份,討論他的女性文學觀,以及家族女性成員創作中所具備的異性影響,而對葉紹袁本人的創作及文學觀念涉及較少。嚴迪昌《「長明燈作守歲燭」之遺民心譜——葉紹袁〈甲行日注〉》(《西北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從遺民的角度關注葉紹袁之文,文體與思維上均有新的突破。

葉氏子女中,葉燮在文學批評史上享譽最盛。除《原詩》以外,還著有《已畦集》等。目前,學術界對於《原詩》研究蔚成大觀,詩文作品的研究尚缺乏縱貫性的關注。蔣凡所著《葉燮和〈原詩〉》,重點在《原詩》,但對葉燮的詩文創作也進行了論述。西北師大張雪碩士論文《葉燮詩文研究》(2006年),第四章從史論文、砭世說、雜記文、碑傳文、序跋與題辭的角度分析葉燮的散文,條理清楚。

葉氏作為吳江望族,與周圍諸多世家大族均有聯姻,尤以與同邑沈氏的聯姻為密切。李真瑜《文學世家的聯姻與文學的發展——以明清時期吳江葉、沈兩家為例》(《中州學刊》2004年第2期),從姻親之間的文學影響、文學活動中討論文學的進程。與外部文壇的聯繫交遊而言,陸林《〈午夢堂集〉中「泐大師」其人——金聖歎與晚明吳江葉氏交遊考》(《西北師大學報》2004年第4期),介紹了金聖歎與葉氏家族的交往。

葉氏家族的文化生活也進入了學者的研究視野,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南京師範大學吳碧麗碩士論文《明末清初吳江葉氏家族的文化生活與文學》(2005年),通過再現葉氏家族日常生活與文學活動,進而探討文化生活的成因。

用全面的視野論述葉氏家族文學,當屬復旦大學蔡靜平博士論文《明清之際分湖葉氏文學世家研究》(2003年),該論文從文學世家的角度,揭示葉氏家族的家世源流與家學傳統,並分別以葉紹袁、沈宜修和葉燮為中心,聚焦於詩詞,論述他們的文學思想、成就和影響,並以此透析該文學家族的文

化風貌。

綜上可知，由於視角、側重點的不同，之前的研究多集中在女性與詩詞，從族群生活意態與文體書寫關係的角度，探討葉氏家族留存於各類文體中的審美積澱，尚不多見。

二、葉氏家族的文體分佈

文體論淵源於《詩》《書》，形成於魏晉，演進於宋元，鼎盛於明清〔註2〕。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即對文體有細緻分類，梁代時，昭明太子編《文選》，已將文體分為三十八或三十九種。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也是「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註3〕。到明代，人們對文體的研究更為系統化，出現了很多專門論述文體的詩文評著作。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辨》取同期吳訥《文章辨體》「損益之」〔註4〕，所列文體達一百二十七類之多。作為徐師曾的同邑後學，吳江葉氏所作的文體，種類堪稱繁多。概而觀之，詩、詞、曲、文，一應具有。

（一）詩

葉氏以詩學相承，詩作典雅洗煉。詩如四、五、七言古詩，各言皆有。比如四言古詩，鍾嶸《詩品》認為，四言之作已是「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註5〕，魏晉之後，人們習於五言詩，四言便「數極而遷，雖才士弗能以爲美」〔註6〕。不過葉氏運起筆來卻十分精熟，葉世侗十六歲那年，用四言體作《哭母》十五章，云：「交交黃鳥，集於灌木。我生不辰，罹此凶鞠。」讓人看到《詩經·蓼莪》諸章的嗣響。這種整煉的句式，也被葉氏成員吸納到其他文體之中，如葉紹袁為亡子葉世俗所作的《斷七祭文》，正文全用四言：「嗚呼痛哉！朝雲不停，水流如夢。天上青鸞，人間紫鳳。文銷金薤，頌虛銀甕。鶴駕無歸，雁沙長凍。門外花飛，簾前春送。日月幾何，江山摧慟。」〔註7〕悲痛的感情依循整飭的軌道奔跑。再如五言、七言律詩，

〔註2〕 參褚斌傑：《中國古代文體概論》緒論第二節《中國古代文體分類和文體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註3〕 姚思廉：《梁書》卷五十《劉勰傳》，中華書局，1973年版。

〔註4〕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692頁。

〔註5〕 鍾嶸：《詩品序》，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註6〕 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9頁。

〔註7〕 葉紹袁：《斷七祭文》，《午夢堂集》，冀勤輯校，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496

以及絕句，凸現聲律與對偶，在富於文采的葉氏成員筆下，更是得到最密集的關注。如沈宜修曾作七言絕句《梅花詩》一百首，尤為世人稱道，這些詩或寫梅花「高情不與眾芳同」的品質，或寫其「銜霜初發奈寒何」的氣骨，故族人沈自炳以「清潤冰玉之姿，瀟灑林下之氣」目之〔註8〕。《文選》以文體為綱，在詩類中又分補亡詩、述德詩、勸勵詩、遊仙詩等子目，揭開了詩體分類的另一個視角。才女葉小鸞臨終之際所作的遊仙詩，顯露了一個美慧少女的高蹈出塵之思。葉紹袁曾作《貧病詩十首》並自為賡和，後不斷有子輩步韻，成為一個家族創作的母題，這在文學史上是個有趣的現象。

（二）詞

清代是繼宋代以來詞這一文體及詞學大盛的時代，而在明清之際，即已呈現出此特色，葉氏家族即有許多詞作傳世。葉氏現存詞作幾乎都出自女性之手，沈宜修詞集《鸞吹》存詞一百九十首，「為明代女詞人中存詞最多的作家」〔註9〕。葉紉紉寫詞擅長結構，「無論小令還是長調，首尾完密，意境完整，顯示出在詞的形式上她比母親有著更為濃厚的探索興趣和純熟的修養」〔註10〕。葉小鸞的詞作更有拔萃之才，為清詞論家所激賞，「閨秀工為詞者，前則李易安，後則徐湘蘋」，陳廷焯認為其為「李、徐之亞」，而「較深於朱淑真」〔註11〕。能夠接踵李易安、徐湘蘋，顯然是脫出流輩的。

（三）戲曲

明代戲曲得到了全面發展，而身處花部發源地的崑山附近，吳江葉氏自然與戲曲頗多因緣。沈宜修的伯父即為創立了吳江學派的沈璟，論曲之作《商調·二郎神》，曲譜《增定南九宮十三調曲譜》，韻書《南詞韻選》、《北詞韻選》，在戲曲界佔有重要的地位。作品《紅蕖記》、《義俠記》、《博笑記》等，在當時也廣受歡迎。之後，沈氏家族有沈自晉、沈自徵、沈自繼、沈永喬、沈永馨、沈永令等二十多人從事戲曲、散曲創作。同時，明代戲曲文化已然波及社會各階層，文人學士的妻女近水樓臺，往往浸染於音樂與文學之中，時有家宅演劇會在廳堂舉行〔註12〕。在外部風氣以及家庭的陶染下，葉氏

頁。按：本書以下凡錄於《午夢堂集》中者，均省略書名與版本。

〔註8〕 沈自炳：《梅花詩序》，第24頁。

〔註9〕 鄧紅梅：《女性詞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184頁。

〔註10〕 鄧紅梅：《女性詞史》，第190頁。

〔註11〕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五，人民文學，1959年版，第122頁。

〔註12〕 參王安祈：《明代傳奇之劇場及其藝術》，臺北學生書局，1986年版，第157

於戲曲類也有參與。葉小紈作有雜劇《鴛鴦夢》，被以創作雜劇《漁陽三弄》（《鞭歌妓》、《簪花髻》、《霸亭秋》）而享有「世有續《錄鬼簿》者，當目之為第一流」之稱的沈自徵〔註13〕，贊為「俊語韻腳，不讓酸齋、夢符諸君」〔註14〕。貫雲石、喬夢符乃元代一流的曲家，沈自徵對侄輩葉小紈激賞有加。

（四）文

葉氏還存有大量的文章，惜學界關注尚少。茲依傳統文類，粗列如下。

1、騷賦類

騷賦類對學養文采有較高的要求，現存有葉紹袁《婚逝賦》，為哀傷季女葉小鸞婚前遽隕而作。沈宜修《醉芙蓉賦》、《寒閨賦》、《傷心賦》與《擬招（招兩亡女）》，或借植物而抒情志，或直敘哀思，用筆精整。葉世倬《羅浮山賦》與葉世俗《夢遊崑崙山賦》，名為山川賦，實為貧寒之士苦學生涯中的逍遙遊，而《曉起賦》（葉世倬）與《遠遊賦》（葉世俗）則是觸目興懷，歎「時冉冉其漸降兮」〔註15〕，「寄遐想於寥廓」〔註16〕。

2、傳記類

宋代以降，私人敘寫傳記流行，尤其是為親近或熟識的人物立傳，成為文人寫作的常見題材。搦管成章，葉氏成員所敘寫的傳主，助於我們更真切地瞭解這個家族的生命狀態。如葉紹袁《亡室沈安人傳》，敘沈宜修生平點滴，如在眼前。其「性好潔，床屏幾櫬，不得留塵埃」，其書法「端麗可愛」，其「待人慈恕，持己平易」〔註17〕。葉紹袁晚年有自傳體《一松主人傳》，乃摹擬陶淵明《五柳先生傳》而作，文章用凝練的筆法、他者的視角勾勒出一位慷慨急義、嗜書好酒的隱者形象，透現出蕭然淡泊的人生志趣。

3、序跋類

無論葉紹袁言短情長的小引，抑或葉燮揮灑千言剖析詩文之道的序文，葉氏成員所寫的序跋類文章，風格多姿，情韻動人。沈宜修現存序文僅《周

～169頁。

〔註13〕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卷二十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702頁。

〔註14〕 沈自徵：《鴛鴦夢序》，第378頁。

〔註15〕 葉世倬：《曉起賦》，第411頁。

〔註16〕 葉世俗：《遠遊賦》，第452頁。

〔註17〕 葉紹袁：《亡室沈安人傳》，第225、227頁。

挹芬詩序》與《伊人思自序》二章，在廣為「羅今」的背後，「透顯了珍重當世女子文名的願力」〔註18〕。葉小鸞的《秋日同兩姐作詞母命為序》，敘寫了一次「挹秋光而更美」的家庭文學唱和。葉世倬《嚼無子隱歸墟五山序》，讓讀者知曉了歸墟五山，「其上禽獸皆純縞，臺觀皆金玉，珠玕之樹叢生」〔註19〕，乃葉世倬理想的仙隱之所。

4、雜記類

葉氏成員的雜記類文章，無論山水遊記，亦或人事雜記，均有心志隱約表露其中。如葉小鸞的《蕉窗夜記》，自稱為「煮夢子」，「隱於一室之內，惟詩酒是務，了不關世事」〔註20〕，後偶遇蕉之靈，幻化出一段仙遇。「煮夢子」的形象既清逸又純情，在中國追夢文學系列中頗有獨特的韻致。葉世倬的《臥室記》，葉燮的《獨立蒼茫室記》、《二棄草堂記》等，也抒發了各自的人生感懷。

5、哀祭類

葉氏家族接連遭隕珠之痛、摧龍之悲、苟奉倩之傷、蓼莪之哀，他們將萬斛哀思細繹為一篇篇哀祭之文。葉氏創作此類文體人數最多，無論在史料還是文學上都不應被遺忘。「祭奠之楷，宜恭且哀」〔註21〕，葉氏成員筆下的祭誄之文，情真語悲，多不忍讀。如葉紹袁在《百日祭亡室沈安人文》中，開篇即「嗚呼痛哉！死生聚散，可勝言耶！天下固未有生而不死者，未有聚而不散者，顧如君之所死，則正未可死也；如君之散，則我亦不知胡為而散也」〔註22〕，以迷頑之筆抒失魂之慟。《清明祭文（葉世倬）》中，「我之所屬望於諸子者，於汝最深」，如何「胡然而死耶」〔註23〕！對亡子早逝的不捨，亦予以激越地表達。

6、論辯類

論辯類，可以充分顯示創作者的學養與睿智。在葉氏成員中，現存有葉世倬、葉燮兩昆仲的論辯之文，藉此可窺葉氏成員的雄辯之才。如葉世倬僅

〔註18〕 曹虹師：《明代における女性古文家の登場》，大平幸代譯，收入松村昂編《明人とその文學》，東京汲古書院，2009年版。

〔註19〕 葉世倬：《嚼無子隱歸墟五山序》，第413頁。

〔註20〕 葉小鸞：《蕉窗夜記》，第352頁。

〔註21〕 劉勰：《文心雕龍·祝盟》，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77頁。

〔註22〕 葉紹袁：《百日祭亡室沈安人文》，第208頁。

〔註23〕 葉紹袁：《清明祭文（葉世倬）》，第487頁。

存的一篇《紀信論》，敘楚漢之戰滎陽，漢疲楚強，因紀信的詐降，漢軍得以解圍之事。論紀信詐降，「此固一時之僥倖，而非完全之謀也」〔註24〕，論題首尾呼應，文間論證嚴密有序。

7、連珠體

連珠作為中國古老而又獨特的體裁形式。葉小鸞模仿六朝梁孝儀豔體連珠之作，以髮、眉、目、唇、手、腰、足、全身、七夕為題，抒發對女性身體的妙賞，流露出少女含蓄的喜悅，高彥頤稱這種喜悅為「高貴的快樂」〔註25〕。其母沈宜修見後甚喜，「亦一拈管」，後其父葉紹袁也欣然屬和。葉氏嫻於用典，用筆精工，三人的豔體連珠之作，讀之令人「醉心蕩魄」〔註26〕。

8、史學類

葉氏還涉足史學類著作，葉紹袁所作《甲行日注》及自撰年譜系列，展現了「太湖流域及錢塘三角洲一線遺民集群之流亡生涯，亦為特定歷史時期東南人文生態之縮影」〔註27〕。其中，《甲行日注》在《午夢堂集》諸作品中，最令周作人喜歡，因為「除去不少的雜質與火氣，所表現出來的情意自然更為純粹了」〔註28〕。《湖隱外史》記述分湖物產與人物，為研究明清之際士大夫及地方風俗的珍貴資料。

以上只是舉其犖犖大端。就實際創作看，還有其它一些文類被涉足，如沈宜修、葉小鸞均作有偈，葉世倅作有表《擬上因皇太子加冠講學敦念皇太后增崇尊諡覃恩中外廷臣謝表》、碑銘《泗洲寺橋碑銘》，葉紹袁作有《西方庵碑記》，沈宜修有筆記體若干則等，充分顯示了葉氏家族創作文類的豐富性。

此外，葉氏還多與親朋酬歌互贈，尤其在葉小鸞、葉紉紉玉殞後，名媛閨秀紛紛送來挽什，文類同樣豐富。如沈璟從孫女沈蕙端，精曲律，作散曲《皂羅袍》等傷之，禾中閨秀黃媛介用騷賦抒發「天壤奇恨」、「人間酸悽」的感懷〔註29〕，詩詞更是眾閨秀所慣用的抒情方式，數量亦最多。

〔註24〕 葉世倅：《紀信論》，第456頁。

〔註25〕 高彥頤：《閨塾師》，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頁。

〔註26〕 蟲天子：《香豔叢書》凡例，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按：蟲天子將沈宜修、葉小鸞的豔體連珠之作，收入《香豔叢書》。

〔註27〕 嚴迪昌：《「長明燈作守歲燭」之遺民心譜——葉紹袁〈甲行日注〉》，《西北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3月期。

〔註28〕 周作人：《知堂書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33頁。

〔註29〕 黃媛介：《傷心賦》，第681頁。

三、文體視野與家族視野研究的雙重意義

文體論到明代，方由蕞爾小邦，蔚然而成大國。但重視文體，歷代文論家卻是一以貫之的。劉勰《文心雕龍》云：「夫才量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恒數也。」〔註30〕對於「正體制」的作用，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引用宋人倪思之語曰：「文章以體制為先，精工次之。失其體制，雖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註31〕並將此句放在總論之首，用以強調文體是文章形成的關鍵。

文體如此重要，其確切所指又當為何？張伯偉教授認為：「如果要對這一術語對應於西方文論，則一近似於『風格』(style)，又一近似於『體裁』(genre)。其特色是綜合了二者，是文學性的集中體現。」〔註32〕而風格恰是文學批評中的「玄學」，借助文體的形，似可避免？言漫衍。《典論·論文》曰：「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則雅、理、實、麗分別為奏議、書論、銘誄、詩賦的風格，而奏議等已是大家熟知的體裁，相關範文亦多有存留，在體裁的規定以及選文的互映下，可以更好地把握文章風格。

葉氏卓越的文體成就，依託於文體演進的時代大環境，亦得益於家族的文化陶染。關於葉氏的詩文傳承，沈德潛在《午夢堂集八種序》載：

吳江之擅詩文者固多，而莫盛於葉氏。其最著者，如虞部（葉紹袁）、廷尉（葉紹顥）、橫山（葉燮）、萊亭諸先生。而橫山則出自虞部，為余所師事。師門群從類長吟詠，雖閨閣中亦工風雅，郡志所載《午夢堂集》，婦姑姊妹，更唱疊和，久膾炙人口。〔註33〕

令沈德潛「心竊契之」的分湖諸葉，從葉紹袁至葉燮，青藍相續，不墜家學，促成「門才之盛，幾為一邑之冠」〔註34〕。這其中，沈宜修的母教榜樣，為家學的傳承提供了積極的助力。如兒女四五歲，宜修即「口授《毛詩》、《楚辭》、《長恨歌》、《琵琶行》，教輒成誦」〔註35〕，子輩的學養在髫齡即開始

〔註30〕 劉勰：《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650頁。

〔註31〕 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80頁。

〔註32〕 張伯偉：《陶淵明的文學史地位新論》，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第15期。

〔註33〕 沈德潛：《午夢堂集八種序》，第1095頁。

〔註34〕 陳去病：《笠澤詞徵》卷七，第1135頁。

〔註35〕 葉紹袁：《亡室沈安人傳》，第227頁。